

雲岡與大足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 陳清香

今年（二〇〇五）的暑假，比往年繁忙，自六月中旬起，便開始跑國內、國際機場。六月十五日赴高雄演講，並作一日的古蹟佛寺考察。一週後，出國赴洛杉磯考察日本與華人的佛教道場。返國後，於七月下旬，應邀先入北京，再轉赴山西大同，出席「二〇〇五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八月初返國停留二週，中旬再赴成都及重慶，出席「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學考察六十週年紀念會」。月底返國後，緊接著又作嘉義的寺廟巡禮。匆匆二、三個月的假期，盡在旅途與考察中度過。

就大同的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而言，由於雲岡石窟一向和敦煌、龍門鼎足並稱。但因在百年前，敦煌石窟文物便曾經流落在外，引起歐美人士的關切與國際學界的探討。而其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也已有多年，故無論是石窟藝術文物的價值，或學術上的研究成果，均早已蜚聲國際。而由敦煌研究院所主辦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已舉辦多次。而雲岡石窟卻是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才被聯合國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此次是雲岡首次舉辦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

由大同市人民政府主辦，大同市文物局、山西雲岡石窟文物研究所承辦的「二〇〇五年雲岡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七月二十六日假山西大同的大同賓館召開，會議共舉行五天，至七月三十日結束。共有來自中國、日本、德國、韓國、新加坡、美國、意大利、柬埔寨、台灣等地的三百餘位專家學者出席大會，包括古建築研究學者、考古學家等，共提了一百多篇（包括石窟保護六十七篇與石窟研究九十七篇）學術論文。會議的主題原擬有三：1.石窟保護研究。2.石窟歷史考古研究。3.石窟藝術研究。但正式開會時，則只分成石窟保護與石窟研究兩組兩大主題。來自台灣的與會學者，包括陳葆禎等教授、研究生等近二十位，在大會中宣讀論文者，計十一位，其中提供論文於石窟保護主題者一位，即林春美（台南藝術學院古物維護研究所副教授）宣讀論文〈文化旅遊與文化遺產保存〉。而提供於石窟研究主題者，計十位：如古正美（香港大學佛學中心教授）宣讀論文〈從大慈如來告疏說起——雲岡北魏孝文帝的彌勒佛王造像〉，賴鵬舉（台灣佛教圖像學研究中心主任）宣讀論文〈北魏佛教由涅槃學到淨土學的開展——山西雲岡曇曜五窟的造像〉，陳清香（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宣讀論文〈雲岡石窟護法神探源——從摩醯首羅天與鳩摩羅天談起〉，潘亮文（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副教授）宣讀論文〈雲岡第五、六窟圖像構成的思考〉，賴文英宣讀論文〈論雲岡二期中心柱與中國早期禮懺儀式的發展〉，廖苾雅宣讀論文〈長青靈巖寺阿育王浮雕圖像考釋〉，吳仁華（國立空大講師）宣讀論文〈雲岡石窟中紋飾的探討〉，陳仁眷（華梵大學副教授）宣讀論文〈楊英風的雕刻佛像與雲岡的關係〉，李佳萍宣讀論文〈石窟形象在舞蹈藝術中的動態體現——論兩岸中國古典舞教學中的繼承與發展〉，蔡麗華（台北體育學院舞蹈學系系主任）宣讀論文〈從台灣佛教舞蹈劇「異色蓮想」談石窟佛教舞蹈藝術的轉化〉等共計十一篇論文。

十一篇論文在整個大會所提百篇論文數量，雖不是極多，但已是相當可觀，尤其所提出的問題，除了其中有一、二篇主題偏離雲岡之外，幾乎都是圍繞著石窟的議題，而涵蓋面極廣，有從佛教義理者，有從造像題材者，有從圖像紋飾為論點者，有從石窟佈局討論古代的禮儀儀式者，更有超越古代的雲岡論題，而得自古雲岡的靈感，直接表現在當代的藝術創作上，如台灣的寺院造像與現代佛教舞蹈劇等。固然其他中外學者，尚有可觀的精彩論文發表，但只看台灣學者的題材與論點，就足以看出台灣學術思想的活潑性、深入性、前瞻性與廣面性。

按，雲岡石窟位於大同市西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鑿，東西綿延一公里，現存主要洞窟四十五個，大小窟龕二百五十二個，大小造像五萬一千餘尊，最高達十七公尺。其中中部的曇曜五窟，即今第十六至第二十窟，是為第一期窟，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間（四六〇～四六五）所造，洞窟佛像高大宏偉，表現出濃厚的西域風格，歷來學者對於五大窟所象徵的意義，除了認定紀念五位已逝與在位的皇帝之外，也代表三世十方諸佛。此次會中，古正美教授的論文認為文成帝初期，已有彌勒寶王的信仰，故五窟佛像應有代表彌勒像者。賴鵬舉醫師的論文，則就曇曜五窟開窟的歷史背景，分析得自早期北涼的涅槃思想，再融合南北二系的淨土信仰，因而對第十八窟主尊的佛格認定，依稀既是彌勒佛，又是阿彌陀佛了。但來自日本的青年新秀小森陽子所提論文，卻將第十八窟主尊說成定光佛。看來曇曜五窟的尊像佛格，還有討論的空間。

東部的石窟，自第十五窟以下，是為第二期窟，開鑿於孝文帝在位時至遷都洛陽止（四七一～四九四）。由於時間長，遺下窟龕多，造型多樣，題材豐富（如封面所示，即為第十三窟主尊交腳彌勒像），延續著第一期窟高大宏偉的氣勢，而在裝飾上，卻更加華麗。因此研討會中，所提相關論文也最多。古正美教授延伸彌勒信仰至孝文帝，因此第二期窟，有為數甚多的彌勒造像。筆者所提雲岡護法神像，也是屬於第二期窟，位於第八窟入口拱門門柱，保留了較完整的摩醯首羅天與鳩摩羅天。

依現存第八窟上的圖像，拱門東側摩醯首羅天三面八臂，左上手持月（或日）輪，左中二手持物不明，左下手叉腰，右上手舉日（或月）輪，右二手持弓，右三手持物不明，右前手持葡萄，足下騎牛。而拱門西側鳩摩羅天則五頭六臂，左上手擎日輪，左中手持弓，左下手握雞，右上手舉月輪，右中手持物不明，右下手持物不明，坐騎為金翅鳥。

摩醯首羅天即大自在天，梵名 *Mahes-vara*、巴利文名 *Mahissara*，此天原為婆羅門教主神濕婆，信奉此天者，以此天為世界的本體，主宰萬物，司暴雨雷電，有殺傷、暴戾的個性，但亦有救護、治療的本懷。最初，此天與那羅延天同列梵天之下，其後神格位階漸高，成為婆羅門教最高的神格，而被視為「其體常住，遍滿宇宙」。

當佛教興盛後，此天也進入佛教，成為佛教的守護神，改稱大自在天，住在第四禪天。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獨尊於色界天。

鳩摩羅天為大自在天的眷屬，神格低於摩醯首羅天，不同層級的天坐神，卻分據

洞口拱門左右，就題材佈局上，難免有失卻平衡之嫌。就原始婆羅門教或後起的興都教，與濕婆神對應的是毘濕奴神，也就是與大自在天對應的是那羅延天。鳩摩羅天與那羅延天對照儀軌而言，二天均是騎鳥，或孔雀或金翅鳥。就面貌而言，鳩摩羅天呈現童顏，是較特殊的。而手中的持物，雞是比較罕見的，相同的例子很少。雲岡第八洞的西側拱門浮雕天神，或因有此童顏與持雞的特徵，而被斷為鳩摩羅天。至於那羅延天，雖諸多不同典籍所載的持物有所差異，但都有輪，因此，那羅延天的持物，以輪為特色。如果將第八洞右側的鳩摩羅天，改斷為那羅延天，則坐騎是符合典籍的，持弓、持輪也是合乎經軌的。又以與摩醯首羅天的對應而言，勿寧將其看成那羅延天。就如早期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與羅淑子等人斷為濕婆天與毘濕奴天一般，只是將其由興都教神祇，轉換成佛教的護法神而已。因此，筆者認為第八洞西側拱門浮雕天神應為那羅延天，比較合乎典籍。以上是筆者在大會上所提論文的節要。在與會前後空暇，筆者曾三度前往石窟現場考察，發現此種多首多臂的護法神像，其實遍佈在雲岡的第五、七（見插圖一、二）、八、十（見封底）、十一（見插圖三）、三十三、三十八窟等。不過後期護法神已改為阿修羅天，筆者在獲得所長的特許下，與保禎、仁眷、仁華、苾雅、大參師等六人，共同進入第六窟頂上的木造殿堂，以考察明代的羅漢塑像，卻發現第六窟前的木造殿宇左右兩側的明代壁畫，以及舊有的造像殘蹟上，多處遺有三面六臂的阿修羅天圖像。

除了石窟研究主題外，大會所安排的另一重頭戲是石窟保護主題的研討，那是涉及石質文物保護、古遺址保護、壁畫修復、遺址的環境治理、保護材料等方面。雲岡石窟文物研究所所長李治國在開幕式上便發表了以〈雲岡石窟保護五十年〉為題的報告，綜述了雲岡石窟文物研究所成立五十年來，全所工作人員在上級政府的領導下艱苦創業，努力拼搏，在保護和研究事業上取得的成果。五天的研討會，總共提出了六十七篇石窟保護的相關論文，被安排上台宣讀的論文，約有四十五篇左右，均屬於提供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會中不乏歐、美、日本有關保護古蹟古物的專家，發表他們在自己國內保護古物古蹟的經驗。

大會除了研討之外，也安排參觀、考察雲岡石窟、華嚴寺、善化寺、懸空寺等，且喜十多年前所見的佛菩薩像，依然無恙，只是殿前多了更嚴密的鐵欄杆鎖住，不但寺院供人供養膜拜巡禮的原始功能已經消失，而且學者參觀考察時，也諸多不便，只落得「佛坐牢，人探監」的諷刺口實。

當八月初返抵國門之際，除了準備八月中的「大足研討會」論文之外，也一直思索著大同所提出的兩大主題，即古物古蹟的研究與保護。在台灣有那個單位，或那個寺廟或書院，能夠有意願或有能力來召開某一地區性的或某一寺廟的學術研討會呢？

就大足的研討會而言，會議全稱「中國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大足石刻首度科學考察六十週年紀念會」，是繼雲岡饗宴閉幕後十九天，於八月十八日開幕，八月二十二日閉幕的另一盛會。開幕地點選在重慶市的五星級希爾頓大酒店隆重舉行，共有來自中國、美國、英國、德國、荷蘭、丹麥、巴基斯坦、加拿大、

日本、韓國、印度、台灣等十三個國家，近二百位專家學者參與盛會，共發表學術論文六十篇。從那長長一大串文字的會議名稱，便可知有兩個宗旨，一是大足石刻的學術研究，一是紀念發現大足石刻六十週年。

當十八日早晨開幕典禮時，首先除了大會主席及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重慶市大足縣長江濤、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文化遺產保護專員杜曉帆等中央及地方相關政要相繼上台發言外，接著筆者是來自臺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名義，應邀上台致詞。筆者回顧一九四五年，恩師楊家駱教授首度組成十四人團，作首次科學考察，在經過工作人員測量、圖繪、攝影、文字記錄等步驟之後，因而認定大足石刻在數量上是可以與雲岡、龍門鼎足而三。考察的成就價值，是可以與敦煌的發現相伯仲，此牽動了後續大足石窟考察的端緒。

大足石刻始建於初唐，盛極於兩宋，被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窟達七十五處。雕像五萬餘尊，銘字十萬餘字，當年楊家駱教授首度組團考察，直稱大足石窟是「中國石刻藝術史的壓軸之戲」，而今日的大陸學者則稱是「中國石窟藝術史上最後一座豐碑」。民國五十九年，筆者在楊老師的指導下，以老師考察所得資料，深入探討，撰成了十萬字的〈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一文，此文首度將石窟與經典融合，開啓了當代大足石窟研究的序幕。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大足石刻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這次大會因有北大考古研究所的主導與支援，尤其是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馬世長提出論文〈大足北山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窟——一個獨特題材組合的案例〉，舉出不同以往的新說法，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羅炤提出〈柳本尊趙智鳳密教傳承的特點〉論文，密西根大學教授甯強提出〈劉薩河與柳本尊，敦煌與大足本尊像之比較研究〉論文等，提升了大會學術探討的水平。而來自台灣的四篇論文，分別是：

- 1.古正美〈大足石窟的報恩信仰〉。
- 2.顏娟英〈大足石窟千手千眼觀音變相初探。〉
- 3.李玉 〈四川菩提瑞像窟龕研究〉。
- 4.陳清香〈大足石窟中的華嚴思想〉。

古教授是從佛教經典的內容，分析大足石刻中，屬於佛教報恩的思想，那是有別於儒家的孝行原則，會中引起不同意見的討論，反映激烈。顏教授舉出豐富的千手觀音圖像例證，包括斯坦因等從敦煌石室取走的絹畫唐宋千手觀音圖例，以分析大足石窟千手觀音的特徵。李教授所提菩提瑞像窟，是以四川大環境為範圍，就現存的窟像，印證玄奘大師自西域曾取回的菩提瑞像，這是一個向來較被忽略的題材。筆者所提的大足華嚴思想，是鑑於早期（包括筆者在內的研究論文）對於大足石刻的思想依據，總是鎖定在密教、淨土宗、禪宗等，而有關華嚴思想的分析文字，向來較弱。但事實上，以華嚴三聖為題材，或將《華嚴經》的經文內容，如七處九會圖，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等，表現在石窟或寶塔之內者，是遍佈於整個大足各處的石窟，筆者論文以舉實例析論之。台灣學者所提論文數量雖少於雲岡的會議，但內容卻有創新。

大會除了論文研討之外，另外還在八月二十日當天安排與會大眾實地巡禮大足北山石窟（見插圖四、五）與寶頂山石窟，並在當天晚上住進大足賓館，次日一早，再驅車前往南山與石門山等諸石窟考察一個上午，下午再返回重慶繼續開研討會。

大足的鄰縣安岳，一向有精美的石刻著稱，可是因交通不便，巡禮大足之後，想順便一探安岳，每每受阻於路況欠佳，此次卻意外的接受安岳縣的招待，得訪安岳的幾座代表性的石窟：毘盧洞、華嚴洞、臥佛院等。安岳之旅結束之後，與會學者大多賦歸，但也有學者在羅炤教授的帶領下，繼續考察資州、廣元、成都的石窟。筆者卻折返大足，繼續踩踏著六十年前恩師楊家駱教授所考察的足跡，將妙高山、佛祖岩、石篆山、福慧寺、小佛灣、舒城崖等石窟，一一細加巡禮考察，並予以拍照記錄。對於宋元明之際的石窟題材，其反映的民間信仰取向，與藝術風格的流變，自是有相當的啟發。

比較雲岡與大足一前一後的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就規模與參與人數而言，雲岡之會似乎是規模較大，參與人數較多，研討的議題分成兩個主題，即科學的保護與人文的學術探討。而大足之會則只討論後者，議題集中於石窟建造的歷史背景、石窟的形置、宗教題材以及藝術風格等等。提供論文的篇數，雖不及雲岡多，但內容卻更見深度。

再者，雲岡石窟在上個世紀中，曾被日本人考察測量繪圖，並系統的整理出版套書，其考察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深具影響力。而大足卻因地處偏遠的川西，外國人足跡不易到達，因此首度的科學考察，得以由本國人執行，這是有別於雲岡或敦煌的。由於這一點意義重大，因此大足的會議標題，便特別要強調「首度科學考察六十週年紀念」了。v